

世俗的我就这样把精神世界、情感空间锁定于此，把一塑淡定的我，在这里抽象地留给岁月，留给欲望。

## 雅拉雪山 是这里的高声部

◎黎二楞

芦苇等待着主人，而主人在寻找芦苇的气息  
——泰戈尔

### 雅拉雪山

又一次来到你身下。祝愿，  
从握着汗水的手心发芽。  
山坡的草地牵开我心跳，  
清脆的鸟鸣领我呼吸，  
海子的涟漪像真言，  
一波一波摊开要言秘语。

雅拉雪山是这里的高声部，  
云霞，月光和星海，  
拱卫高声部的清脆与旋律。  
身驮三宝的风马旗，  
帮助高山团队了悟悲喜。  
红黄蓝绿的经幡，  
撩起亿万吨云雨的音线，  
平衡绿色津润的和声。  
这音韵起伏的交响曲，  
拨动云的游移，  
拨动牛群的四季迁徙，  
也拨动我一步一顶礼的虔诚。

再一次匍匐在你脚下。  
刻写在雪山的洁白，  
留一山月色，彻夜透明。  
万千愿念，乘一粒雪，  
从遥远的天空走下，  
融化为高原的一部分。

### 塔公镇姑弄村

躺在夜空下的草原。  
呼吸拂起微风，  
颤动一望无际的纯色小花，  
那是我，虔诚敬献的哈达。

那一望无涯的碎小花朵，  
从阿娘门前厚实的布帘，  
到村口的玛尼堆，铺过来，  
像银河赠予大地的一网星星，  
如月光撒出的百褶裙。那是姑弄村，  
描摹生活绵长和芬芳的气息。

这茫茫的白，  
是月光的替身，  
或是增加我力量的足印。  
或是月光的支流，  
追逐海浪的步履声。  
但我坚信，这里是海洋。  
每一块卵石，  
都是海浪的形状。  
时光收敛大海，储存于草原，  
于姑弄村旅游业的晨昏。

草原的风，复原海底的浪。  
姑弄村一排排新式碉房，  
从草地站起来，  
像桅杆上饱满的帆，  
飞翔的雄鹰，多么像矫健的海燕。  
我看见，姑弄村的未来，  
是大海的恢弘，壮阔。

### 雪山下的玻璃房

群山环绕的山谷，

玻璃房如候鸟的先遣队，  
在村落的边缘，  
与炊烟和牦牛依偎取暖。  
而蓝色的屋顶，像草原的逗号，  
为碉房的时代新篇断句。

山下的潺潺流水，  
对着独居的玻璃屋，  
讲述自己的来历，  
像在演绎这屋子遥远的迁徙。  
遥远与迁徙，很多时候没有关系，  
归宿的道理，基本到迁徙为止。

玻璃房举着自己的色泽，  
恭迎雅拉雪山莅临。  
恭迎牛群与草场交接。  
恭迎蓝天白云。  
恭迎夜空的一字星辉。

遥远，像记忆的肩膀扛起星星，  
现实，绿草碎花如文字，  
输满等待发送微信的消息。  
这四面透明的玻璃房啊，  
坚韧地扎根于陌生，  
只为爱，是远远不能表达的。

鹰，盘桓在山巅，  
鸣声挥动着鞭子，  
整饰没有队形的牛群。  
它飞向哪里，绿草就长到哪里。  
玻璃房的光泽与鸟的盘旋交替，  
擦亮黎明和黄昏。草原与那些光亮对视，  
如人与人，会心微笑的那一瞬。

我的眼神，透过玻璃房子，  
粘白云，一同前行。  
白云有时抱团，有时分散，  
它自由，没有派别，没有门户。  
白云是大黑金刚神石的随心领会，  
玻璃房在空旷的草原，  
就像那朵白云，  
又像那块坚挺的岩石。自由而坚挺，  
便有与自己对话的回音。

### 晨遇

雨后的云块与黎明不断磨磨，  
磨出雅拉雪山的一团团素洁。  
格桑花吐着雪白的呼吸，  
在草丛间咀嚼白雪的成色。

走进四郎兄弟的碉房，  
他灿烂的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  
像饱满的形容词。  
炊烟的白，村口溪水的白，  
是它的词根。  
他妻子卓雅端出酥油茶和糌粑。  
缭绕的白气包裹着她的脸，  
像被白云遮挡，时隐时现。

这姑弄村就是一朵云，  
是他们一身的纯洁，  
浸染了这一域的雪色，  
雪域深处，才那么清爽、干净。

## 陪你游甘孜

# 三游新路海： 一段精神洗礼的行程

◎韩晓红

新路海，一面博大的澄镜，将四季的阳光、蓝天、山水、草木荟聚一镜。这是我第三次游历新路海的时候，怦然心动，有了“镜”之联想。

在新路海，我与光线为伴。神奇的光线勾勒出神奇的画面：有着山峦的巍峨高耸，有着积雪缠绵，有着山鹰翱翔，有着蓝天澄碧，有着白云飘逸，这是神奇的结构，这是浪漫的雕塑，这是沉稳的境界，这是生动的春夏秋冬。

在新路海，我与喻体为伴，生命在朝圣中绽放。解读春天的勃勃生机，千姿百态的奇卉异木，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解读夏天的火热情怀，轻盈多姿的游曳胸襟，这是一个让人略有些不解却充满诱惑与激情的命题；解读秋的成熟眼神，让喜悦缠绵于精神收获之中；视觉的五彩缤纷——雪的洁白，山的高傲，石的凝重，鹰的潇洒，水的清澈，树的执着，听觉的幽雅浪漫——天空的空灵，云的多情，山的沉稳，石的凝滞，风的缠绵，水的晶莹，树的和谐，山歌的轻柔高亢清亮。解读冬的思想——四季融为一体，成熟与鲜嫩，多种元素合璧，情愫盎然相携，恰如亚历山大解读其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境界。

柔高亢清亮。解读冬的思想——四季融为一体，成熟与鲜嫩，多种元素合璧，情愫盎然相携，恰如亚历山大解读其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境界。

在新路海，我与赤脚大仙为伴。这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解读。一次相逢与缘遇，一次简单的合影。沉淀了我心中的新路海，令我沉醉其中，通透其理。

新路海，是我在朝圣途中关于生命钙质的叙述，是生命中深厚欲望、趾骨情怀的完美契合、精神的纯净抛光，令我沉浸其中，感奋其内核却欲言又止。

世俗的我就这样把精神世界、情感空间锁定于此，把一塑淡定的我，在这里抽象地留给岁月，留给欲望。

坐在新路海岸的山石上，被浓郁的乡情浸泡着，整个情感世界被林林总总、缠缠绵绵的记忆、亢奋、沉浸、畅想与还乡萦绕于怀。

新路海真的就是一首精巧的诗。这首诗别具一格，有丰富的情

怀承载山水的精神潜质，有高远

的蓝天白云凸显博大的空灵世界，有高山的身段彰显伟岸与高傲，有水草的轻盈吟诵色调、节奏的音律。

感谢缘分，我在新路海艳遇了一场清雨。雨中我真真切切地清洗了往日的尘埃，梳理了岁月中的千头万绪，虔诚地阅读了雨中的新路海。

在雨中，我翻阅了山在雨中的朦胧与幽默，从中阅读到了难得的关于山的词句；在雨中，匍匐在亭亭之树上，聆听了汨汨的树之灵动与心跳，树叶在雨中释放着母体宽阔的胸襟，而树叶晶亮的雨滴，恰好滴落进我的毛细孔，渗入我爱的思想；在雨中，我终于读懂了水：柔姿中滋润万物，延续生命，其基础元素被视为宇宙中最神圣的永恒基础的内涵。流动中的活力，把生命与时间融合在一起，水的包容，水的婀娜情怀。

海德格尔曾言“诗人的天智就是还乡。”我以为生命的归宿亦是还乡，新路海堪称生命之乡。

## 秋日物语

◎耿艳菊

鸟声喧哗，却愈加清宁。秋日胜春朝，走在闹市里的这条老胡同，宛若置身在山林一样幽静。任是再风风火火的性格，也不由得脚步放慢，感受此刻的静谧和轻松。

我喜欢穿过闹市区来这条胡同漫步，虽然这里很平常，没有名胜古迹，都是些烟火生活的痕迹和场景，但一闹一静间总能领略一些生活的真味。

胡同两旁有很多粗壮高大的老树，很老了，我记得有一回问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生在这条胡同，长在这条胡同，又一直在这条胡同生活，她却不知道她家门前的树是什么时候栽下的，何人栽下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素不相识，却得到了人世的这份善良和美好，这是神奇的值得感恩的缘分。和缓的风轻轻吹着，宛若岁月温柔的手，慈祥的笑脸，走在这些老树下，觉得它们不只是静默无言的植物，而是人间的深情厚义。

我曾经一棵一棵去细细辨认过，好在它们极其普通平凡，在我有限的植物知识里，亦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白杨树，槐花树，梧桐树，白蜡树，柿子树，海棠树。

在此时的秋日，这些树尤其显得从容悠闲，给人一种秋天该有的天高云淡的豁达感。想起古人常说的伤春悲秋，这种情绪我在这些老

树身上从来没发现过，更没有带给人这种悲伤的氛围。

早上，我从槐花树下经过，一阵风吹过，眼前很多绿中泛黄的小小叶片在空中轻舞，然后缓缓落在地上。如果留心些，会发现这些苍老的叶子飘落在地时，偶然间构成的无章法的图案竟然很美的，很是耐人寻味。

这简短的一瞬，我看到的不是凋落的无奈和忧伤，而是古朴的诗意之美，是悟透生命自然规律之后的潇洒和豁达的从容，像一句平平仄仄的古诗，编织成无限悠长的岁月，又像简洁婉约的古画，寥寥笔墨，却处处是智慧的留白。

又一日，刚走到胡同，就听到机器的轰响声盖住了鸟鸣，原来是工作人员在给白杨树喷药。今年雨水多，白杨树上长了很多毛毛虫。抬头望过去，高大的白杨树依旧伟岸静默，一些叶子完好浓青，一些叶子却斑斑点点，失去水分，干枯成灰色。一种心疼感顿时袭上心头，我在一棵白杨树树下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走了没多久，我很快就释然了，因为已到了柿子树下。这棵柿子树前两年因枝杈太过繁茂，影响到了人家的屋顶，便被锯掉了，只留下一处树根。泥土之下的根系看不到，生命里却强盛不衰，没过多久，树

根上先是悄无声息地发出了芽，直到窜出的根茎叶片一米多高才又引起了关注。新长出的叶片实在好看，青翠欲滴，有心人还在树根的四周围了一个简易的木篱笆，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现在，树根又重新长成了柿子树，硕大的叶片青中泛红，高低错落，密密连级，成了很美的一道风景。

因此笃定，毛毛虫对白杨树的伤害只是暂时的。白杨树会如柿子树一般，在面对不可抵御的困境时，风骨依旧，平和地让时间去抚平伤痕。

人的一生总要穿过一道道坎，经受大大小小的困难波折。树静默一隅，每一棵也都有自己波折起伏的故事，在尘世的遭遇未必就会一切顺遂如愿，但树比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从不抱怨现实，更不会焦躁，真正地能随遇而安，并在黑暗的境地蓄积希望的能量。

